

書生本色

藝茗堂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書 生 本 色

——趙榮光先生治學授業紀事

《書生本色》編委會

主編：謝定源 王 斯

編輯：葉俊士 陸 穎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书生本色：赵荣光先生治学授业纪事 / 谢定源，王斯主编.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222-11256-8

I. ①书… II. ①谢… ②王… III. ①教育—文集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820 号

责任编辑：范晓芬 任梦鹰

排版设计：王艳琼

封面设计：何红妃

责任印制：马文杰

书 名：书生本色—赵荣光先生治学授业纪事

作 者：谢定源 王 斯 主编

出 版：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650034

网 址：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450 千

印 张：30.5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杭州华安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22-11256-8

定 价：60.00 元



導言

書生篤行：

致歷史積塵下的書寫者與朗讀者

在川

這本文集從最初發起到最終出版，歷時 26 個月。統稿和編審過程中，書名一再更改，終定為《書生本色：趙榮光先生授業治學紀事》。如題，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與“趙榮光”這個名字不無相關。對於大多數偶爾邂逅本書的讀者，趙榮光是誰或者不那麼重要。儘管，這本書的緣起，和我們的老師執教 46 年，即將榮退三尺講臺有些關聯，但作為發起人，我們對這本書確然有更多期待。本書的編者希望藉所有撰稿人之力，為一個當代中國語境下特異的個體做一份白描式的歷史存檔；同時，亦是藉這樣一個當世具體實在的人，為“書生”這一抽象的文化符號做一種個案史料的呈現，以備後來者參考。

書生，幾乎是一個鮮有人使用的死語，卻是這位先生、學者的慣用自稱。他的名片上，除了“書生”，就再看不到任何人們見慣不怪的各種身份、學歷和頭銜了。這是一個傾注全力以“書”——讀書、教書、寫書——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人。他的存在，是浮華躁動裏的一片清涼，是荒草暗夜中的一道幽光。他用精神和思想，努力地參與古今人們的全部歷史。他以“五千年文明，十三億人口”的理念率先在中國大陸開闢了中華食學這個領域，而他的思維觸角卻由食學延展到民族、歷史、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多個維度。他駐足任何一處，都可以純粹地只是他一個人，純粹到只是一介書生，然而這個民族乃至人類都整體地同他生活在一起。

我解“書生”

“書生”一詞，籠而統之，就是讀書人，指中國傳統意義上受過良好教育、能書擅文之人，屬於知識階層。與之相近的詞還有“文人”、“士”，但相較之下，

“書生”更像是自謙，比“文人”少卻幾分清高，而“士”似乎暗含求取功名，欲為官宦之意，即所謂成為“士大夫”，比“書生”多幾分政治意味。書生，基本可以對應“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這個外來詞。法國人創造了知識份子這個詞，理解為通過批判精神發表影響社會輿論的人，這些人有獨立精神，與政府保持距離，並且塑造和影響公共輿論，最終形成一種“批評的建設性”。德國的康德最早關注知識份子的問題，認為這個群體自覺擔當了人類社會的責任和道義。俄國的彼得一世在改革時期派了五百人到荷蘭學習，臨行前說：“你們是俄國的知識份子，俄國的責任和未來落在了你們的頭上。”使知識份子具有了普世化的價值。“知識份子”經過日本人的翻譯傳入中國，卻遭到了一百多年的誤讀。毛澤東在1957年《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中認為，凡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是知識份子。到了1980年代，知識份子被泛化為“以知識為謀生工具的人”，經過幾次大規模的打壓知識份子的社會運動導致的觀念演化，到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本應擔當的社會道義與責任逐步被淡化與消解¹。劉易斯·科塞以“理智”和“智力”作為知識份子與一般學者和其他專業人員的區分，指出“理智是包含了一種擺脫眼前事務的慾望和能力，一種獻身於超越專業或本職工作的整個精神的價值”²。中國古代“士的精神”與知識份子精神是基本契合的。孔子謂“學而優則仕”，仕不是今人理解的學習的目的，卻是古代中國讀書人承擔和實現社會責任與道義的重要途徑，而讀書人進入仕途之後的責任主要在於民生問題與民風教化兩個方面。當然，知識份子本義的弱化與消解是個全球化時代的普遍問題，黃萬盛先生的觀點是：上個世紀80年代跨國媒體對公共市場的壟斷，導致反客為主，知識份子面臨了巨大的生存困境——不是知識份子在塑造市場，而是市場在塑造知識份子；政治權利的介入，並與媒體結成聯盟，形成新的權力符號，知識份子則成為這種權力符號的同謀。所以知識份子在公共空間的形象嚴重敗壞了。

上世紀中葉，中國社會曾有一次舉世震驚的反右派運動，一位辭世未久的親歷者——張元勳先生，寫作了極具史料價值的回憶錄《北大一九五七》，描摹了那場學運裏的中國讀書人群像。在政治的強力傾軋和高度脅迫之下，中國讀書人的自由與獨立、執著與熾熱，在人性的高度邊緣痛苦、掙扎、崩潰、消解，甚至扭曲；個

1 參見黃萬盛在清華大學的專題演講《讀書人·學者·知識份子》，2008年4月。

2 林賢治：《午夜的幽光：關於知識份子的劄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頁。

體在倉惶之中做出的抉擇，造成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命運，任何個體悲喜劇的結局，都是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災難。張先生在這部書裏反復寫到“書生”，在他的筆下，書生是不諳世故的、狂熱的、盲動的，是奸詭不足天真有餘的爛漫之流，那時的他就是這意氣書生中的一員。書中寫道：“原本是意氣書生的一群，在生死、得失、利害、榮辱等的嚴峻現實面前，不得不匆匆然擇其一端而登上這一座悲愴的舞臺：於是有的人便審時度勢而變作吃人者，當然也因此必須有被吃者而被置於刀俎之上，……”¹，在末了的書寫中，他談到了“知識份子”，將這一歷史事件比作“一次人性的檢閱與暴露”，“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御用後的兇殘，以及為爭得御用過程中的卑劣與無恥，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道風景！”²在彌足珍貴的幾次交談中，我隱隱感覺到，並試圖去理解張公眼中的傳統書生，儘管是不諳世事，甚至迂腐、狂狷、執拗，但心存正氣，為正義、真理而求索，他們的言論具有“純潔性和超功利色彩”³；而中國的知識份子更像是一個體制之內意識形態之下的極為複雜的集合，是書生在倫理和道義拷問後的把持或異變。張公一生的堅持，或許就像他自己說的，“我不過是一個舊文人”。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書生與知識份子，一舊一新，大概可作如是解。

張先生的溘然離世，無論對於他本人，和像他那樣的正直俠義之士，抑或是像我這樣不諳世事的讀書郎，留下的是無盡的遺憾。但他同時留下的是一筆無法掂量的文脈遺產——中華何其泱泱，文明數千年，“文人種子”何曾斷絕？這份沉重，更堅定了我和編委會同仁編纂此書的意念。

趙榮光先生是我敬仰的另一位書生典型。

我曾率性地問趙先生：“執意將‘書生’印於名片上，視為終身職業一般——‘書生氣’不是不好的麼？”先生做了如下一番解答：

書生氣，不應全做貶義解。貶義在其拘泥本本、不知變通，甚者為愚訥。有書卷氣方為真書生，故書生氣亦應做正解，其一，腹有本本，心重本本；其二，書生重公利、公理；其三，書生觀察思考往往趨理想，亦即“書生意氣”；其四，書生大多都有些才氣，大才氣或小才氣，這又是書生的個性。

這一段，與其說是趙先生對書生與“書生氣”的獨到理解，不如說是對執拗於

1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年，第7頁。

2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年，第324頁。

3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年，第312頁。

他本人名片上的那兩個字的註釋，或者說，是他對自我人生的一種抽象概括。同時，他的詩這樣寫道：“不應自貶書生氣，胸懷正氣性不移。書生書卷氣滋養，書生自覺斥意氣。公利公理正心立，本本變通不癡迷。腹中積累千萬卷，十殿閻羅也長揖。”¹我們努力呈現給讀者朋友的，是這位讀書人六十載學思言行中性格、經歷、心緒及思考的點滴與映射，這其中有因書生氣而成就的大才氣、大事業，亦有因書生氣帶來的苦惱與掙扎。書生趙榮光，未來不會再有第二個，他的時代性和超越時代性皆無法為後來者複製。但是，對他的記憶以及由他引發的思考將通過每一位作者真實、真摯的文字而留駐，留給未來。寫一位書生，其實也是在書寫我們自己。當我們所有人都化歸塵土，那時一定會有人拂去歷史的積塵，讀到這個時代的一種人文精神——良知未泯，獨立尚在。我以為，讀書人的精神，是任何科技都無可替代與超越的存續。

大學和學者

試圖通過一部原本較為小眾甚至私人化的紀念文集去懷這樣一種期待，是不是好高騖遠？我捫心自問不下十遍。我想起數年前攻讀碩士時，以本專業領域的學術史作為研習的論題，並主要以中國的趙榮光 and 日本的石毛直道兩位學人作為個案的研究。這個選題在當時是備受爭議的。因兩位均為在世的學者，更因趙榮光先生正是我那時的導師。先生起初很不認可，奈何我執意於此。去年，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的漢學家 Françoise SABBAN 博士通過電子函與我聯繫，告知她在做中國飲食文化學研究時，注意到我的這篇學術史回顧，是迄今論述趙榮光先生食學研究的專論，詢問我是否可以徵引此文。我受寵若驚，欣然允可。前不久，她寄來了去年底發表在國際知名食學期刊 *Food & History*（《食物與歷史》）的論文電子稿，題目是《近百年中國飲食史文獻綜述（1911—2011）》。這篇長達 28 頁的文獻綜述，SABBAN 教授將趙榮光先生和筱田統先生分別作為中日兩國在中華食學研究的不同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進行了重點評介與論述，數次引用拙文，以及拙文中關於日中食學研究情態的“爆米花效應”和“湯鍋效應”類比的觀點。後學一介，蒙國際漢學資深前輩援引拙文，感喟並非文章本身有多好，而是文章涉及的學人作為中國當代飲食文化學術史回顧，是無法繞開卻鮮有專項研究的學者代表。

1 《志與在川君電話論道二首》之一：書生氣辨析，引自 2013 年 4 月 23 日 21:31 趙先生發給筆者的電子函。

碩士生涯，或者說，從更早的大學本科伊始的七年時間，這份敬仰是隨着對先生的認知和理解一步步加深的：先生為人，正直、獨立，有良知；先生為學，嚴謹、執著，多創見；先生為師，純粹、仁厚，恪師德。彼時，遍讀趙先生文章，自覺得有高昂學術熱情和無窮求知慾，奈何知之甚少；而平日相處，趙師舉手投足、言談教誨中透出的堅毅、自信、熾熱、冷峻、深沉、篤定，諸此種種，如一顆被精心切割過的鑽石，那每一個剖面在引我矚目的同時，也照見我自身的卑微、渺小、淺薄，灼燙到我在個人基本修養和學術素養上的疵點。最初四年本科，內心常有掙扎，嘗為“不合群”所擾，以為是性格使然；後三年，從學趙師，便很快意識到“修己”、“慎獨”的必要和重要。

中國當代最傑出的大學校長梅月涵先生，曾有《大學一解》專門論大學教育，其中頗推崇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之理念，認為儒家“為己”、“正心、修身、誠意”、反對“捨己以從人”等等主張，應當作為大學教育的基本要旨，由是方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月涵先生認為學子的“修養功夫”，過去是、今天仍應是中國大學教育思想之最基本。先生強調“慎獨”，對今之教育憂慮忡忡：

自“慎獨”之教亡，而學子乃無復有“獨”之機會，亦無復作“獨”之企求；無復知人我之間精神上與實際上應有之充分之距離，適當之分寸，浸假而無復知情緒制裁與意志磨煉之為何物，即無復和《大學》所稱誠意之為何物，充其極，乃至於學問見識一端，亦但知從眾而不知從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張、力排眾議。晚近學術界中，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由來有漸，實無足怪。¹

論及大學之師生關係，梅先生認為應如古人“從師受業，謂之從遊”：

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遊。孟子曰：“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之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遊之義不綦遠哉！²

梅校長一生服務於清華大學，躬身教育，畢生都在竭力實踐孔孟先賢之教育理

1 黃延復、鍾秀斌：《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2 黃延復、鍾秀斌：《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3頁。

念。他對教育有許多獨到見解，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便是那句“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筆者現在讀書和生活的昆明，在抗戰時期，曾締造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教育奇跡——西南聯大。彼時戰亂，物資奇缺，生活艱澀，並時時伴有生命威脅，而聯大師生的獨立精神、自由學術氣息醇厚空前。我們從文獻上瞭解到的，聯大時期無論是校長、教務長，還是教授、學者，亦或是莘莘學子，呈現出的都是鮮明獨具的個性，懷不同信仰、持各方政見、秉各自學術觀點之人，共存共生於同一所大學。

觀今日中國，青年人“利己者”居多，卻鮮有潛心“修己者”，這與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學教育的整體失效不無關聯。行政之手對教育過多干預，“教授治校，教學自由”早已不復；“學術自由”不能說沒有，滋養的土壤已不在高校，至多是民間個體內心的堅守和腦子裏的自由。世人喻高校為“象牙塔”，就現在看來，實則充滿市儈戾氣的小社會，即若撇去每年頻發的“校園悲劇”，校園的氛圍大多死氣沉沉，所謂的活躍氛圍、高昂熱情，也大多直指功利，諂媚矯情。中國歷史上經歷的幾次重大的政治運動，幾乎將讀書人的獨立精神、自由意志摧毀殆盡了。高校處在一種生存被擠壓、生活被傾軋的境地，這當中的大多數被一同擠壓的讀書人都在為各自的“身不由己”自圓其說。基礎教育之學習目的僅為“考入一所好大學”，高等教育幾乎全倒向就業。自大學擴招以來，進入門檻不斷降低，大學作為教育實體，對自身的要求也在不斷降低。最為突顯的問題，大學教授遊離於學術之外，大學生再也不是專注學業的了。今天的大學，過分強調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矯枉過正。所謂的動手實踐能力，是與社會俗世緊密連結的，多數教授在課堂上標榜所謂的“書本以外的知識”，往往帶有明顯的社會指向性；這些對學生有種或隱或明的誤導，似乎學生將來立足社會的生存技能就僅僅是與人相處——處理各種社會關係而已。

試問：大學生難道不應該守學生本分嗎？學生本分不是讀書又是什麼呢？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教授，在“守本分”一事上，並沒有做出表率——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僅僅“守本分”是難以生存的，甚至是為集體不容的；我們的社會沒有給每一個人提供可以謹守本分的土壤和氣息。學生在步入校園之初，就被臨到具體的就業壓力，校園過早地社會化。我們的校園生活往往呈現出一片死氣沉沉的單調和乏味。學校功利性的研究生群體和教授群體，使得學術這件事具有極強的依附性和同質化特性，淹沒了學術原本親近生活與活躍多元的可能性，所以才有本質上的單調

乏味和外表呈現的浮華虛無——學術唯有獨立才會呈現出多元的繁榮景象，學術自由才可能多元共榮。功利性太強、指向性太強的校園土壤和學術空氣，是無法滋育多元、深厚的學術的。研究生的學習指向畢業後的就業與就業後的物質生活，教授的研究指向課題、項目甚至權位，也就鮮有先賢所謂純粹的為己之學；大學校園最核心的知識群體——大學生與大學教授，將讀書和研究附生在現行的教育體制和社會關係之表面，讀書生活被傾軋到讀書生涯的邊緣處，學問淡化為金錢和權術的手段，只有粉飾浮誇的世俗群體，而無獨立鮮明的個體。泱泱中華，堂堂大學，確難出卓爾不群之人。大學，應當就像本書的主人公曾經說過的，“應該高壘起校園，應當培養青年獨立、自尊，甚至是情感方面的自戀，它應當是社會的最後一塊綠洲。”而非大學校園的垃圾，只是比牆外的不過多了一點雕琢¹。

以上，我們對中國學術和高校教育，有詰問，有反思，而非簡單憤恨。畢竟，我們對現實又不是絕然的悲觀無望。今年三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暉博士因突發腦溢血和急性白血病猝逝，年僅 36 歲。四月又驚聞中西交通史大家黃時鑑先生因罹患癌癥溘然長逝，享年 78 歲。兩位皆視學問為畢生至純愛好與追求。張暉博士的英年早逝在社會引起不小震動。這位年輕學者，出身清苦農家，自幼嗜書篤學，在大學三年級就憑藉濃厚的愛好和自覺編撰了《龍榆生年譜》，被前輩學者吳小如先生評論“以這部《年譜》的功力而論，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學的博士論文也未必能達到這個水平。甚至有些但務空談、不求實學的所謂中年學者也寫不出來，因為當年中、青年人很少能耐得住這種枯燥與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黃時鑑先生是趙先生的忘年交。黃先生老北大，本科未畢業就遭遇五七反右運動，研究生停招。經胡忠達先生向白壽彝先生引薦，得分配至內蒙古大學。這在當時，無異於流放邊疆，但，相對大多數右派，算是學術興趣得以在體制夾縫中繼存。先生上海人，在寒冷惡劣邊疆二十一載，潛心學問，精研元史、蒙學，苦學日語，很多堪與國際漢學家對話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那時積累。至七九年入老杭大，又轉入中西文化史，通曉數門外文，晚年又引入圖像史、地圖學研究，低調沉澱，學問深厚。黃先生言：“板凳可坐一生冷。”乃其人生、學術寫照。我在杭求學期間，曾有幸蒙先生教誨。先生儒雅為人、熾熱為學，低調而不失生活情趣，興趣廣博而不

1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年，第 145 頁，原句為：“燕園垃圾，只是比牆外的不過多了一點雕琢！”。

失嚴謹慎獨。若安在，還會有更多的學術成就，既已逝，相信其學風、精神、識見仍將對中國當代執著讀書人持續影響。

張暉君畢生的理想是“重建中國學術”。他從不認為學術是遠離生活的，反而真正的學術是貼近生活、親和人性的。黃時鑑先生終其一生，也是以濃厚的興趣支撐對學術的執著。他在一次訪談的結尾談道，“史學真是一個好專業，而且對我們這一代學人來說更是好專業。它要求治學者有長期的積累，板凳可坐一生冷。即使間或中輟，而若持之以恆，仍有可期。相當一些專業似乎難有這樣的活度。它又可以容納資質不等的學人，讓他們在這裏發現自己的才能，在辛勤勞作之後收穫相應的成果，其容度是十分寬廣的。在歷史的天空中翱翔，此生更復何求？”（《黃時鑑：板凳可坐一生冷》，《中華讀書報》2010年11月1日）無論是黃時鑑先生，還是張暉博士，皆獨立堅持、執著信念的書生寫照。

這裏，我想順帶回應本書編輯過程中來自前輩、同仁、友朋的一點疑惑，也是極可能存在的讀者非議，那就是：給一個活着的人出版紀念文集，合適嗎？

我反問：為何非要等執於良知和真理的生命遠逝，才去熱議和緬懷？

古語早有“蓋棺定論”之說，但基於我對本書的一點執念，我們討論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書生”這個議題，以及圍繞展開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之種種，實為“借題發揮”，此其一。其二，我們不是在宣講哪一個人，而是用真實的筆觸記錄一個時代稀缺而眾所期待的精神，人們藉此講述自己親歷的事件，即是在書寫他們自己——從善如流，求索真理。中國現行的無論是教育體制，還是學術機制，整體上都是制約教育發展和學術進步的，是基本失效的。而即便如此，我們都有像前述幾位謝世學者這樣獨立、執著的個體在堅持；在中國，我們堅信有許許多多良知未泯的讀書人都在做這樣的堅持，或許鮮為人知，或許就在你我身邊——我們一直延續至今的田園精神仍在緩慢滋育。然而，我們沒有斯巴達勇士時代的詩歌了，中國教育、中華民族等不及了。我們需要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和有關他的鮮活記憶，像一面鋒利的鏡子，讓我們在它的寒光中發出共鳴、陷入沉思、不棄希望。最後一點，本書只是為讀者朋友提供一個參照，書中的每一位作者都讓我們讀到了對趙榮光本人可信的真誠與認可，但我們更需要簡單的事實，多的評論留待身後吧。人無完人，我在與趙先生近十年的師生交往中，真切地感受到他秉持“書生本色”的沉重與掙扎，惟其如此，書生篤行才更值得我們去認知與思考。

卑微與悲壯

誠然，趙師的書生篤行，有許多當世之人難解之處。如先生言：“理解我的人未必認可我，認可我的人又未必能夠理解我。”

記得在剛剛得知自己將要入趙師門下求學的那一年，2007年4月1號，尚未正式入門，老師領着我和另一位同門去常州、江陰考察。那是一個雷雨天，我們尋訪江陰瞻仰興國寺殘塔。北宋太平興國年間七級浮屠，幾經毀敗與修葺，最終定格在直奉軍閥的一次混戰——塔頂被炮彈削去一半。雷雨中殘塔下，我們在一間亭子避雨，內懸“即境即心”四字匾額。先生濕漉着頭髮，坐在石凳上，摘了眼鏡，心無旁騖地寫詩。平生第一次被這樣一種殘破凝重的定格所感染。城市高樓圍起公園四周，傾斜的塔身，透着幾經戰火的千年滄桑，似殘喘於這格格不入的現代文明中，有一種孑然冷傲的氣概。待老師寫完這一首，我們冒雨前去馬鎮南陽岐村，拜謁徐霞客故居。大雨，除了師徒三人未有其他。老師給我們講弘祖先生22歲告別母親挑擔遠遊的歷史，不時描摹場景：這個清瘦修長的書生，鶴立於八股取士的社會風習之外，少年時在父親的影響下博覽群書，青年時在母親的鼓勵下尋遊四方，足跡遍及大半中華，直至54歲早逝，傾30載考察探訪終撰成60萬字《徐霞客遊記》。我那時只是仰慕，並不能完全領悟老師話語的深意。在追隨老師多年以後，那段最初的經歷，從興國殘塔到霞客故宅，從雨中凝神寫詩到馬鎮拜謁懷古，我感到老師的人生，在他讀書、行走和思考的艱途，有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熾熱與悲壯。那時的我，對先生油然一種門徒對耶穌的宗教情結，認可、敬仰、感佩，然而，尚且不能真正讀懂。

直到最近的一次通話中，我再一次追問對“書生”的困惑時，終於知曉其中隱情。當先生執拗地稱自己為“書生”時，竟是因為他把自己看得很卑微，是社會眼光的卑微，是大眾眼光的卑微，這種卑微使他從來沒有勇氣去想像讓社會大眾去關注他。小學四年級時，一位女老師在講馬克思時，說了這樣一句話：“理想，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因為在他準備好要為理想奮鬥之前，社會就已經替他做出了選擇。”這句話，讓一個11歲的自認出類拔萃的少年感到莫名的震動，他由此感知到自己對人生、未來的不可掌握，居於等級森嚴的社會最底層的那種卑賤。從此他安靜地讀書，安靜到不被人知，不做任何幻想與奢求。他唯一沉浸在書籍世界，獲得俗世之外的支撐和慰藉。他崇敬那些偉大的歷史人物為偉大事業獻身的悲壯。生命如此短暫微渺，而玉碎剎那的悲壯賦予生命個體無可替代的璀璨。如大海

浪濤劇烈拍打在礁石上激起萬千浪花的一霎那，是抵達悲壯的一種途徑。走在銀裝素裹的雪地上，人們不禁喟歎自然造物之美。構成這冰雪天地的每一片雪花，卻是那樣安靜、渺小，然而有多少片雪花飄落的命運是被行人的步履碾碎呢？無數雪花的卑微，凝聚了冰雪的悲壯。這種卑微意識和悲劇情結讓他更加努力地讀書，更加謹慎地做事情，全身心地投入他所執著的學術事業。

我於是恍然。他對為人做事的苛求完美，很多認可他的人，都欣賞和欽佩他對人對事的那份認真和謙恭——先生曾正色批評我們很輕飄地直呼出租車司機、清潔工人抑或路人為“師傅”，而應該稱“先生”或“女士”；我曾暗暗埋怨先生苛刻、古板，竟要花半個小時教導我不可輕飄隨意稱呼同門同輩為“小××”，而應當是“××君”、“××兄”；他教書多年，對學生從不說“聽懂了嗎”，而是說“我說明白了嗎”；他說從來“一隻眼看人長處，一隻眼盯己短處”；他曾在哈爾濱工作的陋室，自名“二如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在杭州的書房名為“誠公齋”（誠者無畏，公者無懼）……所有這一切，竟源於他內心深底的那種卑微！回想數次先生回應他人稱讚和感謝時，總不忘謙恭地說“我什麼也沒有”，“我什麼也不是”——或者那不單是謙恭，而的確確是一種害怕做不好或者做得不妥的卑微與誠懇。

所以，先生的眉頭極少是舒展的。他說過：“當我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卻還未去做時，我感到焦慮；當我想要做什麼卻不能去做時，我覺得悲哀。”馬克斯·韋伯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談道：“在學問的領域裏，惟有那純粹向具體工作獻身的人，才有‘人格’。”¹書生本色，應當可以作為趙榮光先生人格的呈現。

2013年8月5日於雲南大學

1（德）韋伯著，錢永祥等譯：《學術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5頁。

目錄

(按著者姓氏拼音序)

導言

書生篤行：致歷史積塵下的書寫者與朗讀者..... 1

讀書 一單一瓢，素顏精修

- 博彥賀喜格 勤勉苦讀 才情並茂
——回憶我的漢族朋友趙榮光..... 3
- 陳學智 藏在歲月裏的君子之交..... 11
- 杜學信 歲月的碎片..... 27
- 胡漢光 淺談榮光的《答卜奎漢光索句》詩..... 35
- 姜 新 1973年，楊榮國先生的公開質疑者..... 41
- Charles F. Tang 在海內外為弘揚中華飲食文化而奮戰的三劍客..... 47
- 王桂香 我記憶中的趙老師幾件小事..... 61

教書 有教無類，修己安人

- 陳 覺 人生導師..... 69
- 程英奇 感念恩師..... 73
- 馮延紅 再次走近先生..... 79
- 傅祖浩 師者於大學內外的精神感召
——兼談雙筷制的實踐與推進..... 85

胡付照	直行自由，以味求道.....	93
胡靜	師生情重 父女情深.....	97
賴海志	“上帝只牽你的手，但絕不會扶你肘。”.....	105
李建軍	我的“失地·創業·發家”之路.....	113
梁培敏	書海鉤沉講壇苦 捫心無愧是正人.....	121
劉征宇	誠公齋求學往事拾遺 ——兼述對趙氏理論的若干理解和認識.....	125
陸汀	憶趙師二三事.....	137
陸穎	從一篇失敗的採訪報導談起.....	143
唐傑	我的啟明星 ——記尊師趙榮光.....	155
王斯	老師，我想和您談談孤獨與死亡.....	159
吳桂英	“另類”的中學老師.....	179
吳昊	殷殷滋蘭，薪盡火傳 ——淺記誠公師授史學.....	183
謝定源	潛心治學 真情育人 ——記吾師趙榮光先生.....	193
徐鑫	師者.....	205
周鴻承	十年，遠不夠認識我的老師趙榮光.....	209
周秒煉	二如居裏的明燈.....	217
朱多生	十九載恩師授道記.....	227
朱貴福	知識改變命運.....	233

著書 潛深獨到，不逐時流

- 曹錫山 不盡活水滾滾來
——評《中國飲食文化》…………… 241
- 陳天倫 一次與圖書館讀者的深度交流
——感知趙榮光教授的用筷“革命”…………… 245
- 馮 敏 田野實踐 勤求博採
——感於趙榮光先生對西南少數民族飲食文化的田野考察 …… 251
- 高成鳶 我服膺榮光兄的兩大理由…………… 263
- 高啟安 濃綠萬枝紅一點
——趙榮光先生及其食學研究…………… 267
- 何 宏 趙榮光教授食學思想發展探析…………… 273
- 胡祖光 我讀趙榮光詩賦…………… 283
- 黃桂嬋 “中國菜走向世界：一個永久進行時態的問題”
——專訪著名飲食文化學者趙榮光教授…………… 293
- 季鴻崑 食學芻議…………… 299
- 季鴻崑 趙榮光《滿漢全席源流考述》讀後…………… 313
- 姜 新 留給新世紀的史詩
——趙榮光教授新古體詩論析…………… 325
- 蔣 梅 食文化亟須拓展大視野
——飲食文化專家趙榮光訪談…………… 337
- 李漢昌 趙榮光與中國飲食文化…………… 343
- 陸 穎 一介書生的家國心曲
——趙榮光先生格律詩賞析…………… 349
- 毛登科 趙榮光的書法藝術淵源及特色…………… 359